

三才廣志

暖

要語

說文煖溫也本作煖久火與聲今文作煖或作暖

煖溫也本作煖久火與聲今文作煖集韻或作
煖增韻亦作煖誤

文編類

溫曰煦音仲曰安音羅曰煦音煦曰煦音煦曰潤曰和曰燒

煖音曰煖音

暖曰煦音曰煦音曰煦音曰煦音

文異班固賓戲孔席不燠

禮記燠之以日月

燠音

莊子燠然似春

燠音

暑

要語

說文暑熱也夕日者聲

熱溫也夕火熱聲釋名熱藝也增韻氣炎俗作
熱非

炎天光上也夕重炎廣韻炎熱也

文編暑類

熱曰炆

音研

曰爍

音爍

曰燠

曰炆

炆炆

曰炆

音研

曰燠

曰燠

音燠

曰燠

音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曰燠

燠熱貌日燠

炎盛曰桑

所臻切

炎熱曰蟬

音川

將暑氣曰蘊

音宛

熱氣曰敵

所敵切

熱沃曰湯

去声

溫暑曰溽

音盾

熱親心灼爍如湯曰灼爍

詩草既大甚蘊隆出出入赫炎云我無所

易繫辭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

楚詞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淮南子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又燥溫寒暑以節至

禮記祭法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周禮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歌齔雅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書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洪範八庶徵三日煥四月寒曰休徵哲時煥石謀時寒若曰咎徵豫煥煥若色行寒若

荀子寒暑和節而五穀時熟

左傳大火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

後漢律曆志一寒一暑四時備成

詩憂心時焦

京房易飛候有雲大如車蓋十餘此陽水之氣必
暑有暍者

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莊子大指冰室不能起暍子之熱

方千里竹室記方大暑人烘爆實赤壞墜于炒若
燎于原舌吻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運

三王處時人皆稱下惠天下出灌南子曰昭夏反者著然
人三王地昭人主在微而後余之出世說死也

洪武祖先公每大醉乃夏天盛熱則

元帝被病廣求士漢中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為對曰
能忍寒暑耳曰為待詩至夏大暑月促暴生人懷以十砂

天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飛玄冰元飛雪散王仲都並用此方也出抱朴子

素紹在朔望至夏天飲云此一時之著以另為一一

劉貞長見王公了不與語時人無以復

是夕富人每至署伏中久於林亭內植盆柱以錦結為席樹絲
生其姓名蛛聞坐通相為遊署會出聞元情事

夏、則班其一在天、溫暖之氣生、百水出、萬矣傳

西域大流沙多——胡人及六畜皆迷 小北帖

料利無收數土無風霖而稻粟再熟出孔然

說文一海考

露臺

桂館一名井泉作迎風觀寒——以避暑出潘承中記

水井

石季柱於——臺藏水三伏之日以水賜大臣出六尚書中記

迎涼草

李輔國夏於堂中設——其色類碧而幹似苦中葉細於稗
密暑刺之意戶間涼自至出杜陽編

鎮心辰

後漢鄭君嘗讀書持大熱以爪鎮心欲涼故也

積水

玄宗起涼殿除知節上殿謀工令力士召對禁暑方處在涼
殿水殿有車馬器大於石榻陰濕仰不見日四楊積水而山

復賜衣濕衣飲涼休生稟傷中雷為再三請起方許上趨而汗除
久門造池以貯傷名謂曰御涼亭宜密勿以已好為乘也出唐改
官下記

穿岸為室

馬援征上溪會著感乃——以避炎氣出本傳

重來累茵

以秦六月陰暑——使人有入患無涼亦藉扇者出
越書曰

深宮廣夏

唐莊宗使人問鄭崇綽曰使吾與崇對壘不何上雖初寒盛暑
故中跨馬不以為勞今居——陰——不時其然何也崇

對曰陛下所以天下為心今以心為心限唯恐暑為慮不同勢自寒也
顧陛下無窮崇之難常知河上則可使福著生矣清涼亦未可知

太宗走涼

太宗御幸九次宮馬周上駟會王皇留熱處陛下走涼處濕

白龍皮

李德裕為利令監署燕賓以金盞貯水浸一一置於坐衣裏然

暑熱賜蛇

明皇以中王畏暑賜之冷蛇白色而不傷人冷如冰雪玩之不復有

飛雪散

王仲都服一一能盛暑使燥生周以炎火口不言熱身無汗出

錢帛日盛

安文本避暑山前忽有報工清童子參水淡眠清未白以上清五

紛紛絳乘小

駟玄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日姚崇多計令力士探回春日

出開元記

避暑飲

則松北鎮素結車輿紀年弟日共飲吳常三伏之登晝夜酣飲

論

公權聯句

宋按云宋王維鳳之對譏楚王知已而不知也柳一一小字與

熱在炎夏曰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暑
樂永愁忘顧言均興純清陰偏四方

襟襟不曉事

古樂府詩云今世襟襟子嗣然向人家多教向子云襟襟
子也焦韻解云一一不曉事余素謂然乃知人家
其謂不曉事宜矣出吳漫詩話

層冰延樂

社工部石城言外新字詩形制問古過一一方注云層
更也重陰之氣可排開著突情思可以延引歡笑出續白

六帖

桓煥

春秋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劉向以為周春今冬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說文曰水旱之災寒暑之
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災也桓公殺兄弑君
外城求亂與鄭邑易皆叛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
國王禮子殺召伯毛伯晉欺天子之師于貿或天
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
君不能制漸時日甚善惡不明賞罰不行周失之
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煥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壯年遣大將軍衛

青霍光痛攻祁連絕大幕窮追單于斬首數十萬
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遣博士諸大等六
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予困乏舉遣逸獨
行君子郡國有以便宜上者丞相御史以聞天下
咸古

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一年九歲大將軍霍
光秉政治行寬緩欲以謀下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暈死劉向五行傳
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者不退百職廢
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躁荒淫無
度之應

唐天保元年冬無冰先儒以為陰失節也又曰知
罪不誅其罰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蓋當寒
反燠象宜刑而賞之也

貞元十四年夏大燠

元和九年六月大燠

長慶二年多少雪不冰凍草木萌莢如正月

廣明元年十一月暖如仲春

宋淳化二年冬京師無冰

大中祥符二年京師冬溫無冰

大聖五年夏秋大暑毒氣中人占者也此洪範所

謂恒燠

嘉佑六年冬京師無冰

治平四年冬無雪

元豐八年冬無雪

元佑元年冬無雪

永雪

紹興五年五月大燠四十餘日草木焦槁山石可
灼人死於暑者甚衆

紹興三十一年冬無雪

乾道三年冬溫少雪無冰

五年冬溫亡雪

六年冬亦溫無雪無冰

紹興三年潼川路不雨氣煥如仲夏日月皆赤榮

州尤

此下必有闕文武錯簡

慶元元年冬無雪 四年冬無雪越歲春煥而雷

六年冬煥無雪桃李華蟄虫不藏管孚曰臣秉君
威則陰侵陽盛冬不冰時緯伏曹擅朝陰脅陽之
象

開禧三年冬少雪

嘉定六年冬煥無冰無雷昆虫不蟄

八年夏五月大煥草木枯槁不永皆竭行都斛水
百錢江淮否水數十錢啗死者甚衆

九年冬無雪

嘉定十三年冬無冰礧無雪越歲春暴煥土燥泉竭

涼

要語

說文簿寒為涼

說文爽明也本作爽久從大徐曰從孔歷歷然大其隙光也篆文作爽

寒

要語

說文寒本作𡇗煉也从人在山下久辨上下為履
下有久水也隸省作寒凍久也久也久久東聲廣
韻冰涼也冷寒也久久令聲增韻冷清甚也

文編寒類

寒曰滄曰凜冷曰凜

音亮

曰清

音學

曰佃

音切

曰滄

楚亮切

曰凌

音昂

曰凜

音六

曰凜

音片

曰冽

曰凍

曰凌

音切

凍洛曰松

寒涼戰栗曰凌兢

寒狀曰莽蒼

上声

洒然寒貌曰鈇

寒經曰禁

慄欲切

清寒月漂

寒凝曰涸

音固

曰涿

風寒曰淒

音必切

水涼相着曰決

胡切切

寒聲動貌曰噉

之切切

詩有烈洌衆又風寒也一之日厲陰又氣寒也二之日栗烈詩詁云寒氣之嚴凝

左傳山谷涸陰而寒

書居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周禮中秋擊土鼓飲出雅以迎寒
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楊子大寒然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王褒賢臣論襲衣裘之緩者不憂至寒之慘愴
淮南子曰觀鏡中而知天下之寒

古今事考

師人多寒

楚莊公問肅中公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勉之士皆如扶義出左傳

雨雪賑寒

兩楚莊王渡長當戶曰我无寒被百姓客實其矢乃使巡國求百姓宿客之亢居宿絕粒者缺之國人大悅

戶子

歲寒築臺

景公起大臺歲寒從之陳轅者有為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曰曰庶民之凍我君之何奉工靡樂我君之何

教終而然流涕公止之曰子始為臺之役夫大夫亦人將罷

溫之人寒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臣聞君能知人而不知民則民寒矣

以興饑貧者

天寒鑿冰

魏靈公一一一苑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我奈何君衣狄裘生熊席四仲有火是以不寒民以衣弊不補履

決不肯君則不寒民則寒矣

士卒墮

高祖問韓信降匈奴工自將擊之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天寒十一二三出同上趙充國傳將上寒千足敗

終日執事軍反疾寒也

江淮亦凍

程氏注仰曰今歲奇寒——出書陽雜

仙翁叱火

葛仙公與客談語時天下大寒仙公謂客曰居貧不能入火得神火請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

出頃更入滿屋客皆熱脫衣矣出葛仙翁公傳

黍稷不生

燕有寒苦不生——蘇軾吟律嘆氣乃至草木乃生出則向

士卒膚裂

突厥據涼州元澄令軍持滿會大寒裂膚——不能張

范叔緋袍

范雎相秦魏須賈使秦睢微行樊衣問出賈曰——寒如

藥菰惟被

後漢——嘗有宮家貧無被明帝聞而嘉之詔大官

設冰瑁薦

周呂周主堂中却寒薦類瑁瑁有紫色名却寒冰瑁

出玉龍膏

以暖金合盛玉龍膏寒時但出以合則一室皆熱不做炒炭

貯辟寒香

出蜀更記

刻常春水

李補國嚴凝之時宜曝首木於高堂大厦中其木高一尺而

出同上

交株進犀

對曰交株犀犀也出元遠事

昆鳴貢鳥

秋鳴一鳥一辭案

媛子妓園

媛王女寒手不近大懼以少妓索中掩其面膚稱為媛中王每苦寒使宮妓索用以禦寒氣時為媛出元

遺事

避風肉障

楊曰忠冬月避嫌於人貴行於前令謂之肉障

折綿冰酒

諸子真詩話於以酒一折力飲一之句問工谷所從出

不遠寒河測月和折綿之爭治於阮籍豈山谷偶忘之耶出源隨

恒寒

春秋桓公八年十月雨雪周十月今八月也未可

以雪劉向以為時夫人有淫奔之行而桓有妬媚

之心

師古謂謂天如婦也亦淫奔及

夫人將殺其象見也

師古曰謂桓公

桓不覺

寤後與夫人俱如齊而殺死凡陰雨也雪又雨之

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董仲詡以為象夫人專

恣陰氣盛也

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穀

穀人

劉向以為周十月今

八月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

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定公立故天

見災僖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萬物微誅策事

之象也其卒在臣下則災為之生矣異故言草安
故言菽重殺穀一日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見
知草家死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
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言菽以微見
季氏之罰也考王六年六月秦雨雪

威烈王四年四晉大雪

秦始皇初即位尚幼委政太后之淫於呂不韋及
嫪毐封毒為長信侯以太原郡為毒國宮室苑囿
自恣政事漸為放天冬甯以見陽不禁聞以詭危
害舒燠迫近之應也始皇冠毒俱誅作亂始皇誅
之斬首數百級大臣二百人皆車裂以殉衣滅其

定迂四十餘家於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數年之間緩邑如此寒與報應以其効也劉毅以
為大雨雪久未當雨雪而又大雨雹噴露殺穀皆
常寒之罰也

漢文帝四年六月大雨雪後三年淮南王長謀反
發覺迂遼死景房易傳曰夏雨雪戒臣為亂

景帝中六年三月雨雪其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
馬吏卒戰死者二千餘人明年條侯周亞夫下獄
死

武帝元狩元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是歲

淮南衡山王謀反發覺皆自殺死者行郡國治黨

與生死者數萬人

元光四年四月復露殺草木先是二年遣五將軍
參拾萬衆伐馬邑下欲襲車于牟于覺之而去自
是始征伐四夷師出三十餘年天下戶口減半

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光天風
殺冬殺參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光天風
多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付木不下
地倭人依邪茲弘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
誅茲謂雪其霜及在草下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

建昭二年十二月齊楚地大雪深五尺是歲京房

張惲為石頭所譖死

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是日皇后親蠶疾風自西
北寒雨雪壞收其功

陽朔四年四月雨雪燕省死後二年許后自殺王
莽天鳳元年四月雨霜殺草木

三年二月大雨雪廩東尤甚深者一丈行栢皆枯
四年八月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

地皇二年秋雨霜殺穀

後漢光武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邛郅井中冰厚
尺餘

獻帝初年四年六月大寒風如冬時帝流徙失政

右扶風雹如斗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霜傷穀按劉向說誅
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時校事呂奉一作咸
福與漢元帝時石頭用亭陶霜同應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閏霜

赤鳥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
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
餘人其後權以譏邪數責讓陸儀儀志致卒與漢
景武大雪同事

晉武帝泰始九年四月戊寅時賈流親黨比周用
事與晉定公漢元帝時頃霜同應咸寧三年八月

平原安平上黨太山四郡霰害三立是月河間暴
風寒冰郡國五頃霜傷穀是後征吳及討涼州
賊

六月以郡廣平陳留滎陽兩屯頃霜傷秋麥千三
百餘頃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

二年三月河東頃霜害桑

五年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三月齊郡臨淄等四縣頃霜傷桑麥等物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頃霜

九年四月龍西頃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陷霜

惠帝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雨雪殺桑麥

七年七月秦雍二州陷霜殺稼

九年三月河南隕陽穀川陷霜傷禾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

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入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通

義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梁武帝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陷雪殺草稼

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謂之亡法厥罰霜是時大發

卒征魏兵於鍾離連兵數歲

普通三年三月大雪平地三尺兩陰也雪入陰委
不妄臣不臣之應時義州刺史文僧即以州判於
魏臣不臣之應也

大同三年六月朔山隕霜

三年七月青州雪害苗稼時交州刺史李賁舉兵
以僭號擊之不免

十年二月大雪平三尺時邵陵王倫相東

陳宣帝大建十年八月隕霜穀豆穀稻時大興師
衆興周師相拒於呂梁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神武作宰發卒十餘

萬築鄴城百姓怨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相望於道時步落
稽率兵反亂寇數州人多死亡又爾朱文暢等謀
害神武事泄伏誅黨與多濫死

天統二年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
三年正月又大雪時馮淑妃謀令萱因制朝政陰
氣積盛故天災屢見

唐顯慶四年二月壬子大雨雪方春少陽用事而
寒氣脅之古占以為人君刑法暴濫之象近常寒
也

咸亨元年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多凍死者
儀鳳三年正月丙寅高宗在九成宮雪雨大寒兵

開有凍死者

開耀元年冬大寒

久視元年三月大雪

神農元年三月乙酉陸州大寒且冰

開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水隤拆

大曆四年六月伏月大寒

本作伏日

貞元元年正月戊戌大風雪寒丙午又大風雪寒

氏饑多有凍死者

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樹多死古曰有

德遭險厥災暴寒

元和六年十二大寒

八年十月冬都大寒霜厚數寸雀鼠多死

十二年九月己丑雨雪人有凍死者

十五年八月己卯同州雨雪害稼

長慶元年二月海州海水冰南北二百里東望無際

太和六年正月雨雪逾月寒甚

九年十二月京師苦寒

會三年春寒大雪江左尤甚民有凍死者

咸通五年冬隄石汾等州大雨雪平地深四五尺

景福元年二月辛巳曹州大雪平地二尺

天祐元年九月壬戌朔大風寒如仲冬浙東浙西

大雪吳越地氣常而積雪近常寒也

宋建隆三年春延寧二州雪盈尺溝洫復冰草木
不華丹州雪二尺許

咸平四年三月丁丑京師久近畿諸州風雪損桑
天禧元年二月京師大雪苦寒人多凍死路有僵
尺遣中使催之四刻

二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
至和元年正月京師大雪貧弱之家凍死者甚衆
嘉祐四年正月自冬雨雪泥塗盡冰都民饑寒死
於道路者甚衆

元祐八年京師大雪多流民

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御大慶殿受朝賀以雪罷

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馬不能行詔許百裏官輜入朝飛鳥後死

七年十二月大雪詔牧養內外乞丐老幼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衣下時雲中有雪系長數寸墮地

二年正月丁酉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車駕在青州賊雪數尺人多死建炎三年六月夕陰霖雨而寒京房謂害至不誅茲謂養賊後連誅跋將

紹興元年二月寒食日雪

昭公三年八月大虜刈穀以為昭公名喪不來炕陽
失衆昭公六年九月大虜時魯莒連兵有炕陽動
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虜先是昭公國夫人歸女
葬昭不惑與三年同占

二十四年八月大虜時魯襲邾師然於晉晉執我行
人叔孫婁二十五年七月工辛大虜季卒入虜旱甚
也劉歆以為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公信譏伐季氏為
所敗去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虜時公侵鄭城中城圍
鄆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
僖公二十年冬十月不雨三春正月不雨而四月不雨
陞月雨時南敗邾東敗莒有炕陽之應

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即位天子
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入會晉候于厯公子遂如齊
納幣入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齊
僖公主大夫始顯事

謂季孫
行文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
敎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楚有炕陽之應

十三年是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
來朝邲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邲諸及邲
三年之間五國趙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一曰不雨而五穀
皆熟異也文公而大夫始專盟會公孫敎會晉候入會諸
侯盟于垂葭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

不出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日不雨近常陰之期居
弱也秦始皇十二年天下大旱至六月至八月以雨漢惠
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熟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
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秋內匈奴寇邊發兵擊之出塞其
秋季濟北與居反討平之

後六年天下大旱時匈奴大入上即雲中烽火通長安
遣三軍將戍邊又三將軍屯軍師

九年春大旱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後二年秋大旱

武帝建元四年元六月旱

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匈奴

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封六年秋大旱

元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二師將軍征
大宛還三將軍征匈奴李陵沒不還

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始治至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
昭帝元始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
師連年

元鳳五年夏大旱

宣帝本始元年夏大旱京南數千里先是五將軍衆二十

萬征云以

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充國征伐西羌元帝

建始二年大旱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

建平四年春大旱

後漢世祖建武三年柒月洛陽大旱

五年夏漢京房易傳曰欲得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
旱陰雲不雨變而亦因四陰衆出過而茲謂廣
其旱不生上下皆弊茲謂隔其旱天亦三月
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借其旱三月
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

物根死有大災屢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
為火所傷是時天下僭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
時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
用事奢僭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師旱時雒陽有寃囚和帝
幸雒陽錄囚徒理寃以收令下獄抵罪行來還
宮樹雨降

永初六年夏災七年夏旱元初元年夏旱二年
夏旱六年夏旱

順帝永建三年夏旱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
太后从兄梁冀立嗣帝擇其長幼德者天下顧
之則切名不朽年幼永可知如後不善悔無所
及時太后从冀貪立

年幼歟久自專遂立質帝嗣歲比不用德桓帝
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
踰節

延嘉元年六月旱京房占月人君無時澤惠利
於夏則致旱也

漢帝嘉平五年夏旱六月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陸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咸稱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
縱肆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己未崇廣宮
府之用也又是春宣帝擒孟達張郃破諸葛亮
驚馬謖免陽自大入其也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
雨去歲曹爽白帝轉宣帝為大傳外亦尊崇內
實欲令事先因己時宣帝切蓋魏朝欲德不應
之驗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北月旱時
帝聞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
雨淹城而北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為天
亡

吳孫權嘉和肆年自十月不雨至夏

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荒年征伐頗興軍
士怨叛北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後彌
歲故旱亦竟年

孫皓寶鼎元春夏旱時皓遷都武昌勞役動衆
之應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卿說

留賈充不復西征而任愷漸疎上下皆厭之應
也及李熹魯芝李徽等並在散職近戚德不用
之謂也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冲等文
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入取小將吏女數十
人男子號哭於宮中聲于外行人悲酸是始積
陰生陽工緣求妃之應也太康三年四月旱乙
酉詔司空齊牧與尚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
縱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剋殺上
雖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

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紇偕作威福託胡尤甚也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不被
親伏而賈充荀勗陽酸馮紇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
不旱者欲得不用上下皆蔽廢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閩中
飢米斛萬錢因此氏羗反致雍州刺史暉系敗
績而飢疫荐臻戎晉並因朝廷不振詔聽相賣
鬻其九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除幽并四州旱十二月
又郡國十二旱是年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
數十戰死者十余萬人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棄

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
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凡
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入四方請候多懷無君之心
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
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
以行臺自隨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楊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
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千寶
曰穀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郡陰
不惟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变
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
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禪制
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冲弱未親萬機內
外之正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肆
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早殆其應
也而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
有相鬻者

咸康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

新定務在導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祿祿諸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疆恣權制朝廷借踰之罰也

簡文帝或安二年十月人旱飢自永和至是嗣至人冲桓溫陵借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聞朝致拜喻之應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飢初八年破苻堅八年諸將

略地有事徐豫揚趙統功討巴馮是年正月歲
安入出征廣陵使淡進次彭城預有軍役也十
三年六月旱去歲比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
南三年夏郭銓置戍舒王入遣軍破王淮十五
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王各是時烈宗仁恕信
任會稽王導子正事舒緩又如千秋為驃騎諮
議切去主相咸福入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
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入所在春工多免因不
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比入借踰不從寬
濫之罰

安帝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

作亂相玄疑二迫殺殷仲堪而朝廷則授以荆
州之甚司為元昱又誡百僚悉使敦己內外騷
動兵甲頗與階陵僧憂愁之應也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
月遂篡位

永泰武大明年東嶺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數
百都下亦至百餘錢餓死者十六七

宋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五千八人多餓死洪
範五行傳曰君恃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
度過旱災應初帝起兵襄陽破張冲敗陳伯之
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勞蔽及即位後復興

魏交兵不正之應也

簡文帝太寶元年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四月先是周師
掠淮此始興王叔等諸軍敗績淮此皆也後子
周是其應也

東魏天象四年并四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
旱人多流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定二年冬
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師軍大敗於
芒山死者類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
百餘里勞役之應也

乾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
崇先三台窮極侈麗不恤百姓光陰之應也河
清二年四月并晉己酉五州旱是歲發卒築軹
關突厥二十萬衆毀長城恒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隨開皇四年己後京師頻旱時近都龍首建立
宮室百姓勞弊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
長城地親達塞表姓失業道阻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
麗陸軍凍餓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造築城發男
女無小長皆能役

唐武德四年至春不雨至於七月雨少陰之氣
戾不雨少陰者金也金為刑為兵刑不辜兵不
戢則金氣戕故常為旱火為盛陽陽氣強悍故
聖人制禮以節之禮失則僭而驕炕以導盛陽
火盛則金衰故亦旱於五行土實制水土切興
則水氣壅閼入常為旱天官有東井主水事天
漢天江亦水詳也水與火仇而授制於土土火
誦見后曰蝕過分而未至與七曜循中道之南
皆旱祥也

貞觀四年春旱自太上皇傳位至此而此年水旱

貞元元年春旱無麥苗至於八月旱甚灊潁將竭井皆無水

六年春閏輔大旱無麥苗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水泉竭人暍且疫死者甚衆

永貞元年秋江浙淮南荆南湖南鄴岳陳許等州二十六旱

中和四年江南大旱飢人相食

康高宗永淳元年閏中大旱自高宗即位以來穀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勞役

旱而澤枯京房曰度位踰節茲謂借其旱澤枯
為火所傷

旱災洪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與師動衆
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而心
不能從故陽氣盈而失度陰沉而不附旱災應
也

繫露云水干土則大旱

春秋考異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至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天油然作云沛云下雨則
苗勃然興之矣

應休建與岑文瑜書頃者災旱不憂增甚沙磧

銷鑠草木焦卷處涼一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
而有灼爛之慘宇宙維廣無陰以繼周禮司土
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洪範借常暘若注君行借差則差常暘順之
左傳龍見而雩

穀梁傳雩者為旱求也

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

洪範五行傳旱所謂常暘不謂常暘而謂旱者
以為災也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
君持亢陽之節暴雩於下故旱災應也

楚詞礫石流金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
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
名各遇者得知投淵中乃死旱災應也

廣志卷之壹百壹

天道類

歲凶

要語

文編歲凶類

歲不登曰凶

穀不熟曰飢

菜不熟曰饑

饑死曰殍

殍表切

仍飢曰臻

臻音荐

久不曰旱

灾亦曰大札

大雨傷五穀曰水勞

虫傷五穀曰蝗

倉不滿曰歉

廣韻無穀曰飢無菜餽

朝詩穀下升曰荒

書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不穀禹
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
載隨山刊木盪盪蕩蕩歷艱食予決九州距四海
濬畎澮距州壑稷播秦蕡難食難食稷還育化
居庶民乃粒萬邦作入

書說命惟事事乃其有備無患

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也

詩雲漢倬彼雲漢詔回于天王曰於乎何事故
今之人降喪亂飢饉薦興荐通重也

臻意
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圭璧

礼神

暨則寧莫我聽

朱子曰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
裁而懼惻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
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
者夜暗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
此也

司禮太司徒以荒政之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散其二曰薄征輕租三曰緩刑五年犯法者多緩之惡政四曰弛役

役五曰舍禁舍山林澤之禁六曰去幾幾不七曰去禮八曰殺哀此皆法九曰蕃樂明義十曰多不十一曰

索鬼神水廢九十二曰除盜賊飢餓以除之

呂祖謙曰聚萬民者禮法出荒民皆轉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以藏者薄征

是感民祖之亦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始已藏者

散之亦輸者薄之荒政之大綱舉矣緩刑

謂白於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辟以哀矜之

紀方者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弛之以休息

民力舍禁謂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
去幾謂去閼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
市此是救荒之要術青礼謂凡礼文可省者
省之如有樂無牲之類殺氣謂凡表紀之
節一皆減損專礼會荒政著樂謂歲荒
民飢當憂民之憂所有閼藏樂器不作多昏
謂凶荒之年殺礼多承使男女得以相保索
鬼神謂靡神不進近走辟望之類前既說緩
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

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同
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亦動一夫呌呼萬

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以政亂之萌太抵周
禮六官雖分職然其關節脉皆相應且如散利
須考大府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
考九賦九職九貢如緩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
刑他莫不照參觀編考然後可知葉時曰聖人
為荒政以聚萬民所以救天時之不常時濟地
利人和之不及也蓋天災國家代有歲凶年穀
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弱轉
乎溝壑壯散老而之四方以民安得而聚哉然
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幾固皆
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為先則其閑繫民命

尤急也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青礼蕃樂殺矣
多承之政未必有實惠及民

大荒大札則令到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

緩刑遺人

遺能也掌
委積之官

掌到之委積

少日委
多日積

以待施惠卿

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銀阮

銀阮謂年
數不熟

門閭

在同曰門
在郊曰閭

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四方
往來

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

謂不得
放去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康人掌九穀之類以待國之匪頒蠲賜稍食以

歲之上下數利用以知足否以詔敕用以治年

之凶豐凡萬民之食者人曰輔上也今三輔中

也二輔八下也若食不八二輔則令邦移民就
穀詔王殺邪用

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
野而以王命時惠

李觀曰司救以王命時會非值玄荒而後施

與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時之屬或連月不
愈或閼門不起丁壯卧於牀孱則老稚無能
為飲食所不為醫藥所不齊至於死者豈天
命乎人主所宣動心矣是故凶年非直除減
田租彼貨賄之征皆命之疾疫亦然夫阻饑
之人營求衣食因不所不至人將籠其貨賄

則何所指乎足乎况於庾庾之世安得動天
為雪乎人主所宣動心矣

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飢

胡安國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
以政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
粥溢以餓莩或與王作以集失業之人緩刑
舍禁馳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馳射候而不
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
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
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蓋所以賑糴之者
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穀梁赤曰五穀不升為大飢一穀不升謂之饑
二穀不升謂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
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之食不
兼味壹榭不墜馳候廷道不除而官布而不制
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莊公七年秋無苗

杜氏曰人五月周之秋平旭出水漂殺熟麥及
五稼之苗

公羊傳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麥一
突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麥何以書記災也穀
梁傳麥苗同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藏孫辰告糴于魯也公羊傳冬既見無麥禾矣冒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藏孫辰告糴于魯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藏孫辰之私行也冒為以藏孫辰之私行君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飢也

穀梁大傳者有顧之諱也於無禾以無麥也藏孫辰告糴於魯國無三年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藏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

諸侯相婦衆正也藏祿辰告糴于魯告熙後與
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十一豐年補敗不外
求而上下皆足也維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交
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宣公十一年飢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宣公十五年饑

杜氏曰風雨不何五稼不豐

左傳饑幸之也

宣公五年夏婦衆于秦

杜氏曰秦為楚所為飢乏故魯歸之粟左傳夏
歸粟于秦以周啜矜無資

公羊傳熟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
維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熟歸之諸
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迹也隱公六年京
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於宋謂齊鄭札也

僖公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百里曰天
灾流行國家代有故灾恤憐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
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後僖公十
四年秦汎汎糴于晉晉人不與襄公十五年秦復來秦

戰子韓腹晉侯傳公伯晉饑秦輸之粟秦飢晉出之
糴故秦伯代晉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為食粟
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馬蹄孟曰三十五年為一世三年必有一年之食
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死天變也人
力俗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
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日食率
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王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
樂人曰不順成君衣布此本指也閭閻不祖

不賦山澤烈之義而不賦不賦土切不興大夫不造造

連馬

月令季春之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賦貧窮振乏絕

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蓋徹乎日二手有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照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乃

以王政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陰
有饑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
何異於刺人而殺知非我也曰兵也王無罪
歲斯天下之民而為孟子對鄒穆公曰凶年
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
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莫君行人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

范祖禹曰書曰是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
府庫所以為民也凶年則歛之豐年之散之
恤其飢寒收其疾若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

舉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目
也蔡兵之會五命曰無曲防無逼糴爾雅穀
不熟曰饑蔬不熟為饑果不熟為荒仍饑為
荐

國語魯飢藏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
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承烟申之以盟誓固
國之艱急是為鑄名蓄藏實物固民之珍病
是待令國病矣君盍以名蓄請糴為齊於是
以函王璽如齊告糴曰不映先君之敝器
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春秋之時鄭飢未及麥民病子皮饋國人果

戶一種是以德鄭國之民故罕民世掌國政
以為上卿宋飢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
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飢人晉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
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
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欲之以重使萬室之邑
有萬種之藏千室之邑有千種之藏故大賈
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荀卿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恒窳倉廩者
財之本也百姓時和事曰得穀者貨之源也

等與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是謹養其和
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
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
所藏之是之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
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
而陳積有餘是無爲之本永源流之謂也

魏李悝平糶法中飢則發中飢則發中熟之
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
飢饉不貴而民不散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糶
食以救賤時則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則減

價而糴以利名曰常平倉

漢與按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業作而大饑
饑米石五千人相石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飢
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起山澤
發倉庾以以濟民

景帝後元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倉馬粟役人
之使記令內郡不得倉粟徒隸衣七綬布正馬
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
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茲毋不能保其子
君安能以其民哉明主之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歛
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時有也夫珠玉

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錯逵言令募天下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縣足之一歲以上特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得澤加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其後郡以西旱復脩賣爵令

晁錯言於漢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損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類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漢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汎澤之饒與民共之於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萬下巴蜀之粟之江陵遣博士等分行諭告訴抵無今重困吏民有賑飢民免其死其具奉以聞

隨文帝開皇三年置常平倉粟藏九年藏五年下溫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開皇五年度日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貧富無差輸之當社安社司檢校

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明實日賑飢莫要乎近其人情義倉取之於
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也其庶矣
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
凶無收有司故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旣散以
聞矣此以紙可委吏屬出而施之大移及復
結散艱阻監臨胥吏相有侵徼其受惠者大
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
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餉台之廩哉必欲
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澤長民之官行
卹農之法輔以救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
也庶有廖乎

大業七年場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
懷二鎮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飢饉存臻穀價
踴貴米斛直錢數百所運米成糶惡令民糴
以價之重以官吏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
安居則不勝凍餒剝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
相聚為郡盜

十四年場帝幸江都郡縣競刻剝以充貢獻
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
之飢無食殆採樹皮葉或禱蒙為末或煮土
而食之然官廩充亮極吏皆畏法莫敢振

救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死者數萬人
徐甚勸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饉今
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勳襲破黎陽
開倉恣民就食隋末馬邑大守王仁恭不能
賑施劉武周欲謀

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飢饉僵尸滿道王府君
開倉不則卹豈為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
祿疾卧家豪傑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曰
言壯士豈能坐待溝壑倉粟爛積誰能與我
共取之豪傑家許諾未幾以計斬仁
恭郡無敢動者開倉賑貧民境內屬

城皆下之

隋永河內飢人相食李執與義兵備稱帝號
傾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
貴珍等曰國以民為本豈愛倉粟生視其死乎
時有隋心不厭排珍曰百姓飢者自是羸弱
勇壯之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
散之以

其羸弱撲射苟悅人情不為國計非忠臣也
祇以為然由是上人雖散尋絃至散亡唐太
宗置義倉帝平倉以備凶荒高祖以後稍做
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武盡玄宗即位後

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
畜本錢德宗時趙贊入言自軍興常平倉廢
垂三十年凶荒費散餒死相食不可勝紀皆
下即位京域兩京置平常雖頻少雨暉不騰
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天宝十二年水
旱相繼閏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岷不
附以已災沴歸咎於岷貶長沙太守上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
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
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灾者高
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蓋言對曰自

皆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真觀二年遣使賑卹飢民鬻子者出舍帛燕還之
代宗時列宴掌財賦以為力口滋多賦賦稅自廣
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司月
具州縣豐歉之狀白置使司豐則責糴歉則賑糴
或以國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
見不稔光之端先中至其月須如干錢免基月須
如干救助及其晏不候州縣申請由奏行之急未
嘗失時其困弊流亡餓不待殍然後賑之也由是
民得安其居紫戶口蕃息晏始為轉運使而天下

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
統則增非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
四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太宗廣德中歲大飢蕭復家百口不自賑議鬻
諾應野宰相王縉欲德之使其弟統統言曰以
君之財宜在左右胡不以豎奉承相取右賊復
曰鬻先人知豎以濟孀寡我何用美官胡縉憾
之由是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歛有京畿觀
察使諸乘復發之以貨百姓有司勅治諾則停
刺史或吊之復曰苟利於人乎責之辭其後拜

兵部尚書

憲宗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為姦說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為本民間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餘即命速蠲其租唐盧坦宣為歛觀察使到郡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錢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商米輻湊市佑遂平民賴以生

五代周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以米貸之令或曰民显恐貧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到縣見父不為解者安則其安償也

胡寅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則償也或年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其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貸之不知或胥吏以為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之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其歛為事大旱而歲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則償固不遺餘力以世宗視民猶子廷救其乏而不則視償人之心王者之

政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歲歉民流命待御史乘傳安按發倉廩出以賑貸

神宗熙寧二年判如周富弼言集鄧汝地曠不耕河北荒民至者曰仲臣遺官察其無業可復者盡給以田蠲疾老弱不任農事者始以粟給之司馬光因遣使賑濟河北流民上言京師之水有限河北之流民無窮莫若擇公正之人為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牢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飢民有可生之路豈得復有荒移

仁宗一遇災變則避正殿變祿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

於虧色制哀降刑於諸令災所被之處必發倉
廩賑貸或平價以糴不足則轉借他路粟以給
又不足則誘宜人人粟秣以官爵災甚則出納
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消或免租稅寬逋負
休力役能科率薄閱視之征徭山澤之禁不能
自存者官為收養不得其死者官為瘞埋

歲歷捌年河朔大水民流既食京東者不可勝數

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以濟

詳見流民類

曾鞏敕諸議曰有司建言諸發倉廩與之粟壯者日
八二升幼者八日一升今百暴露乏食已極其業矣
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工則其勢必不假乎他

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置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八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又者四八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麥熟比十二月戶當受粟五十石令被災州郡民戶不下二十萬內除有不被災及不仰食於官者去其半猶有十萬戶計十萬戶十閱月之食當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辦此况給受之際之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食集之憂有辦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万貫貸之

以粟一百万石而荒足以得則今被災州郡為十万户如
一户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户常產之資平日亦有
以此者也被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
脩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
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傳意以待二升之塵
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由有司
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
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
貨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
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實費者錢五
百鉅万貫而已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

於諸路倉建之崇安縣開擇鄉有社倉一
所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
收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趙年秋
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
十有四年得息造倉三間及以元數米六
百石還府以見諸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
不復收息每石正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
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倉後請以其法行之
他處

朱子又嘗言於其君曰臣曾奉得蘇軾與林
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

以救之達政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鑒隆
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復立賞格
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孫崇尚義風不
與進納同

辛棄疾師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勸米
者斬閔耀者配

呂祖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
政上也脩李悝之正次也所在畜積有可均
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為說廉
粥最下也

紹興間紹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

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最為良法州縣奉行不
虔寢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濟可令監檢
視實類補不侵失